



八墓村

〔日〕横沟正史 著

刘 红 译

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:19-1999-011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田一耕助ファイル——八つ墓村

©1999 by SEISHI YOKOMIZO

First Published in 1999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., Ltd.,
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., Ltd., Tokyo through JAPANUNI AGENCY, Tokyo &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

金田一探案集——八墓村 横沟正史著

ISBN 7-80607-545-3 ¥60.00元

I.金… II.横…

III.文学-小说-当代 IV.I313.74

金田一探案集——八墓村

©[日] 横沟正史 著

刘 红 译

总 策 划:潘自强

责任编辑:张继业

封面设计:吕唯唯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电 话:(0756)3331403 邮政编码:519015

照 排: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

印 刷:广东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37.25 字数:900千字

版 次:1999年5月第1版

199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0册

书 号:ISBN 7-80607-545-3/1·233

定 价:60.00元(全四册,本册15.00元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序	章	八墓传奇	1
第 一	章	身世之谜	11
第 二	章	故 乡	32
第 三	章	连环毒杀	75
第 四	章	洞窟惊魂	100
第 五	章	神佛与武士	142
第 六	章	姑婆失踪	168
第 七	章	典 子	186
第 八	章	母亲的情书	208
第 九	章	深夜逃亡	232
第 十	章	姐 姐	246
第 十 一	章	秘道情爱	261
第 十 二	章	金 币	272
尾	声	心 愿	302

序章

八墓传奇

八墓村是一个神秘村庄的名字，位于鸟取县与冈山县交界处的山区里。

位处山区的村庄四周，能开发为耕地的面积显然就又少又小，一眼望去，只有一些十坪到二十坪大的水田，零零星星地点缀在山野上。或许是水土不佳，这里种下去的作物收成率很低，村民们整日喊着要增产粮食，结果仅仅只有主食的产量能够勉强维持村民所需。

虽然外在环境如此恶劣，八墓村的村民仍能过着优裕的生活，这主要是靠烧炭和养牛两项产业。养牛是最近才兴起的，至于烧炭，则是这个村庄村民主要谋生的方式。

八墓村四周环绕着群山，绵延至遥远的鸟取县，郁郁苍苍的绿色山峦长着茂密的栖、橡等树，这些都是烧炭不可缺少的材料。自古以来，此处生产的栖炭，在关西地区颇负盛名。

近年来才开发的养牛业，现在反而成为村民比烧炭还要重要的财源。这个地区的牛又称为千屋牛，无论作为耕牛还是肉牛，

都颇具口碑，邻近的新见牛市只要贩售千屋牛，全国的牛贩子便闻风而至。

现在，村中每户人家至少都饲养五六头牛。这些牛不一定全是饲主所有，有的是村中有钱人家买了小牛寄放在饲主处，待小牛养大，出售后的利润以一定比例和资方对分，如同农村中的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一般，如此累积下去，村民之间贫富差距便非常悬殊。

在八墓村里有两户富豪，首富叫田治见，次富为野村。田治见的大宅院位于村落的东边，因此村人称之为东屋；野村家正好与其相对，被称为西屋。

在这里，最叫人毛骨悚然的，莫过于村庄的名字——八墓村。

当然，对于生于斯、死于斯、代代安居于此村的村民而言，或许已经习以为常，但是外地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村名，多半会暗自思忖是否因为这里发生了某些可怕的事件，才会如此得名。

没错，确实如此，而故事的开端就发生在距离现在三百八十多年前的永禄年间。

永禄九年七月六日，云州富田城城主尼子义久向毛利元帅投降，让出月山城，然而有一位大将不肯降服，于是带领手下七名武士逃出月山城。根据传说，当时一行人为了日后重整旗鼓卷土重来，用三匹马驮着三千两黄金，跋山涉水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抵达这个位于深山野地的破落村庄。

当时，纯朴的村民纷纷出来迎接八位流亡武士，穷乡僻壤的纯朴人情味让武士们深感放心，以至萌生出在此地安顿下来的念头。

此外，村庄外围绵延数里、山峰重叠的山里到处都是栖身之处，万一有情况，还有钟乳洞可以躲藏。由于这一带属于石灰岩

地质结构，步下溪谷，钟乳洞随处可见，甚至还有像迷宫般的洞窟，当地村民尚未有人能够潜入洞底一窥究竟。讨伐的敌兵若追赶至此，一旦武士们躲入钟乳洞中，谅他们也无可奈何。

流亡武士最后决定在此地落脚，他们乔装成当地的居民，也从事烧炭等粗活。

半年多过去了，流亡武士们与村民之间和睦相处，彼此相安无事。

谁料，危险并未过去，毛利的追兵日渐逼近，终于寻找到深山野地来了。村人听说流亡者的首领是尼子义久的重臣，一旦毛利的人发现村民收留这些武士，势必招致灭族之灾，于是村民们开始对自己的安危感到忧心。还有，毛利提出的悬赏奖金令人垂涎，不过最令他们动心的还是关于武士们有三匹马驮运的三千两黄金。村民们盘算：就算毛利的人想追讨这批黄金，只要坚称不知情，一定能够敷衍过去。

在那战乱年代，即使是平民百姓，也略懂战斗的方法。村民们秘密商议，最后决定于某日出其不意地袭击流亡武士。他们趁着所有武士都集中在山上烧炭的小屋时，先用枯草放火焚烧木屋的三面，以阻断武士的退路，再由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拿着山刀、竹枪杀进没着火的那面去。

流亡武士们突然遭到来自他们早已放松戒心的村民的攻击，有如晴天霹雳，再加上遭受攻击的地点是山上烧炭的小屋，身边根本没有多少可以防御的武器，只好拿起柴刀、斧头仓促应战。在这种危急时刻，纵然是身经百战的武士最终也会寡不敌众，第一个人被砍伤倒下，接着第二人……最后八个人全都死在村民的手中。

村民们砍下八名武士的首级，放火烧了小屋，高唱凯歌扬长而去。传说中，八个首级都面露懊悔愤怒的神色，看过的人无不毛骨悚然。尤其是为首的武士表情更为凄厉，他在即将断气之

前，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对天发誓，诅咒这个村落会得到七世轮回的报应。

凭着这八个首级，村民们很快就领到了悬赏的奖金，但是最重要的三千两黄金却下落不明。他们几乎翻遍村庄的每一寸土地，挖开每一块岩石，甚至深入溪谷寻找黄金，结果都无功而返。更糟的是，在搜索黄金的过程中，还发生了许多不祥的怪事。

有人潜入钟乳洞寻找，突然遇到落石塌陷而被活埋；有人打算挖开岩石一角时，轰然间崖壁崩塌，失足跌落谷底而身受重伤，变成残废；还有的人在挖掘树根时，结果在毫无征兆之下，突然被倒塌的树木压死。

这一类的怪事接连不断地发生，最后还发生了令全村人陷入极度恐怖的事件。

八位武士惨遭村民杀害之后大约半年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那一年村里突然增加许多雷击现象。由于天空频频打雷，村人便联想到可能是八武士心怀怨恨导致上天发怒，因而感到惴惴不安。有一天，大地主田治见庄左卫门大宅内的杉树遭到雷击，整棵树从中间被劈为两半。

这个田治见庄左卫门就是当初主张袭击流亡武士的发起人，事件之后，他的情绪极为不稳，经常发狂，令家人胆战心惊。这次雷击似乎对他造成极大的刺激，他拿起手边的刀，见人就砍。在砍倒两三个家中的仆役之后，他冲出家门，只要遇见迎面而来的村人，二话不说，举刀就杀，最后逃入深山，自刎而死。

据说当时受伤的人数有十余人，当场毙命的有七人，再加上庄左卫门，顷刻之间就有八个人死亡，这数目正好和含冤而死的八位武士相吻合。

村民极度恐慌，他们为了安抚八位武士的灵魂，便将当时草草埋在乱坟岗武士的遗骸挖出，重新隆重地安葬八位死者，并将

他们当成神明供奉。这正是八墓村背后山丘上传说有八墓神的来源，村落的名称也缘起于此。

以上是有关八墓村自古流传下来的故事。

然而历史的轨迹总是一再重复。到了近代，这个穷乡僻壤的村落里又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，引得全国新闻媒体鼓噪一时。

事件发生的时间，距离现在大约二十几年。

当时人称东屋的田治见家族的主人名叫要藏，年纪大约三十六岁，田治见家族从先祖庄左卫门以来，代代遗传了疯狂基因，要藏自少年时代起情绪就经常失控，个性也粗暴残虐。他二十岁那一年与姬沙结婚，生有久弥、春代两个小孩。

要藏很早就失去双亲，由两位姑姑抚养成人。事件发生的时候，田治见家里除了要藏夫妇、十五岁的儿子久弥、八岁的女儿春代之外，还有刚才提到的两位姑姑。

这两位姑姑是双胞胎，两人一生都未婚，要藏的双亲去世后，田治见家便由两位姑姑发号施令。要藏有一位弟弟，过继给要藏母亲的娘家，因此从小就离开田治见家，姓氏也改为里村。

事件发生的两三年前，已经有妻室、小孩的要藏，突然热烈地爱慕上一位牛贩的女儿——鹤子，她的年纪只有十九岁，高等小学毕业，在邮局工作。

要藏是名生性残暴、具有虐待狂症的男人，他的热情一旦点燃，便犹如烈火般燃烧不绝，直至爆发。

终于有一天，他在鹤子回家的路上等待，一见到鹤子走来，便强行将鹤子拉回家中的仓库，以暴力强奸了鹤子，并将她囚禁在仓库里。鹤子成为要藏泄欲逞凶的羔羊。

遭受淫虐的鹤子拼命大声哭喊求救，事情被要藏惊愕万分的姑姑和妻子发现了，她们再三劝告要藏，然而冥顽不灵的他根本充耳不闻。

鹤子的双亲闻讯后气冲冲地赶来，哭着要求要藏放了女儿，被他一口回绝。不仅如此，经过周围人的这番阻挠，要藏变得怒气冲天，目露凶光，眼看就要疯狂起来。

众人惟恐要藏情绪失控会酿成大祸，便纷纷劝说鹤子给要藏做妾，否则别无他法，然而年轻貌美的鹤子当然不可能答应。尽管鹤子坚决不从，但是仓库的钥匙握在要藏的手中，只要他需要的时候，就开门进去，以暴力满足他的兽性。

鹤子在得不到各方的援助之后，暗自思忖，与其整天被关在不见天日的仓库里，不如暂时同意成为要藏的妾，这么一来就可以离开仓库，待以后再慢慢想办法离开。于是鹤子通过双亲将她的决定转告要藏。

要藏一听，乐不可支，立即将鹤子从仓库放了出来，安置在田治家的离馆里，并且送给她许多昂贵的和服、首饰，而且寸步不离，整日缠着她，爱抚她的肉体。

要藏的情欲像永无止尽的深渊，不是一般女孩子所能承受得了的。鹤子忍无可忍，几度逃离他，结果却刺激他再度发狂，向无辜的人动粗。村人非常恐惧，纷纷向鹤子哭诉，最后鹤子只好被迫又回到要藏的身边。

就在这来回折腾之间，鹤子不久怀孕了，之后产下一名男孩，要藏大喜，给小孩取名为辰弥。小孩出生之后，鹤子还是经常抱着小孩离家出走，因为要藏的情欲不但有增无减，他还认为鹤子生了小孩之后，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女人，因此对鹤子的求爱更显得疯狂。

过了不久，村人终于发现屡次使鹤子鼓起勇气逃离要藏性凌虐的真正理由。

原来鹤子以前有一位山盟海誓的男友，名叫龟井阳一，是位小学的训导老师。由于他是从别的地方调过来的，对这一地区的地质结构非常感兴趣，经常外出勘探钟乳洞，两人因此利用尚不

为人知的钟乳洞穴偷偷幽会，因此他们的恋情一直保密得很好。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，事情终于被人发现了，在封闭落后的农村里，村人闲来无事最喜欢说长道短，当他们逐渐明了鹤子和龟井过去的恋情之后，便绘声绘色地传说辰弥的出身有问题。

“辰弥不是田治见少爷的小孩，是龟井的小孩。”

乡村间的流言飞语，不几天便传进要藏的耳朵。性情暴躁的要藏，爱的时候像熊熊的烈火，嫉妒之心也非常人所能比拟。他一把抓住鹤子的头发，将她毒打一顿，再将她剥光身子，用冷水泼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将平日几乎含在嘴里娇宠的辰弥脱光衣服，用烧红了的铁筷烫他的背和大腿。

再这样下去，不但自己会死在要藏的手里，恐怕连小孩都会被杀掉。鹤子越这样想越害怕。她下定决心再度抱着孩子离家出走。在娘家躲了两三天之后，她间接地从旁人听到要藏对她的离去非常愤怒，心中更加恐惧，于是又逃离娘家，躲藏在姬路的亲戚家中。

在鹤子离去的四五天里，要藏不断地喝酒，等待鹤子回来。过去鹤子只要离家两三天之后，总是会由她的双亲或是村里的代表带回来向他道歉。然而这次五天、十天都过去了，鹤子依然不回来。这时，要藏的焦躁逐渐转变为疯狂，两位姑姑和妻子都不敢靠近他，甚至连村人见到他都不敢吭一声。

要藏终于爆发了疯狂的举动。

那是晚春时节，一个还需要火炉取暖的四月下旬的深夜。

村民们突然被意外的枪声和凄厉的哀叫声惊醒。枪声不只是一响而已，停顿了一会，又连续传来两三响。哀叫、悲鸣、求救的声音逐渐大起来，村民们纷纷冲出门外察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只见一名疯狂的男子迎面奔来，他穿着一件立领上衣，腿上绑着绑腿，脚蹬草鞋，头缠白布，白布上还绑着两支像牛角一样亮着灯光的手电筒，胸前挂着一个煤油灯，腰间插着一把日本刀，单手

持着猎枪。

村人见状不禁吓昏了，不，应该说在他们还来不及反应之前，男人手中的猎枪已经喷出火花，当场将面对他的人击毙。

这个男人就是要藏。

他就是以这身装扮一刀将妻子砍死，而后像一头丧心病狂的野兽般冲出家门。他总算还有一丁点良知，没有伤及两位姑姑和小孩，然而被他撞见的无辜村民不是被他砍死，就是被他击毙。

后来经过调查，有的人家听见外面的敲门声，不明就里地将门打开，就突然遭到枪击毙命；还有某对新婚夫妇刚刚入睡，窗户被撬开了，伸进一管枪口，先是击毙新郎，接着又一枪打死了从梦中惊醒的新娘。更令人扼腕的是新娘与要藏没有丝毫瓜葛，她刚从十里之外的村庄嫁到此地。

要藏到处行凶，直到黎明时分才逃进深山，八墓村结束了恐怖的一夜。

第二天早晨，当附近接到快报的各村镇记者和警官赶来时，八墓村已经遍地血腥，惨不忍睹，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濒死的呻吟和微弱的呼救声。

当时被要藏攻击成轻重伤的村民不计其数，当场死亡的有三十二人。这真是一件惨绝人寰的事件，也是世界犯罪史上罕见的案例。

不仅如此，逃入深山的重犯要藏从此行踪成谜。由警官、消防队员还有村里的年轻人所组成的自卫团，连续数月搜遍了附近的群山和地底的钟乳洞，依然找不到他的下落。

当事情发生后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人们逐渐趋于平静时，仍有许多证据显示要藏还活着。

村民们经常发现有牛被射杀，牛身上的肉被横切纵剖，残骸周围留有取火烤肉的痕迹。因为村里的牛整个冬天都被关在牛栏

里，到了春天才野放到山坡上，放养的牛随意吃野草，从这个山头漫步到另一个山头，有时候还会越过县界到鸟取县。这些牛经过一个月或半个月的放牧后，因为需要盐分，便会自动下山回到饲主的家里。

由此可知，逃往深山的要藏不但没有自杀，甚至还有非常坚定的求生意志，这又燃起村民新的恐惧。

要藏的行踪现在依然无从得知，他潜入深山已二十余年，依据常识判断，他不可能活这么久，但是有为数不少的村人仍坚信他还活着，不过他们所提出的证据相当牵强。

案发当天，被要藏当场击毙的有三十二个人，三十二的数字正好是八的倍数，换言之，就是每位八墓神均追索四个牺牲者。如果要藏死了，牺牲者就多出一个，所以有些人认为要藏还活着。

他们说：“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。第一次是田治见的先祖庄左卫门杀人事件，死亡了八个人；要藏是第二次，死亡了三十二个人。不知何时还会再来一次，如果有，一定会发生比这回更恐怖的事件。”

直到现在，八墓村的小孩如果不听话，做父母的只要恐吓说：“头上长角的鬼来了！”小孩的脑海马上浮现出白色头巾上绑着两支手电筒，胸前挂着煤油灯，腰间插着一把日本刀，单手持猎枪的恶鬼，霎时停止哭泣，事实上，这也是八墓村民永远的噩梦。

那些直接违逆要藏的人，经过这次浩劫，下场又如何呢？不可思议的是，当时与事件有关的人，都阴错阳差逃过一劫，死伤的都是与事件无关的第三者。

要藏最为憎恨的人首推训导老师龟井阳一。那天晚上，他到邻村找一位和尚下棋，所以没有遭到灾难。也许他对自己无端殃及无辜的村人感到自责，所以事件发生之后，旋即请调到某个遥

远的小学去，后来不知踪迹。

其次是鹤子的双亲。当他们一听到骚动，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随即钻进稻草堆里躲藏，因此毫发无伤。

再就是引起这次骚动的主角鹤子母子。先前她已带着儿子避难到姬路的亲戚家，逃过了一劫。事件之后，因为警方传讯，鹤子曾经回到村庄，但是村人对她的怨恨很深，尤其那些失去父母或子女惨遭杀害的村民们，对她更是憎恨，他们认为当初鹤子只要安分守己地待在要藏身边，就不会酿成如今的大祸，这些惨绝人寰的凶杀案都是她引发的！

还有另一个使她无法继续留在此地的理由，是因为要藏或许还活着。因此警方的传讯一结束，鹤子马上抱着两岁的儿子离开村落，从此失去音讯。

二十六年后，到了昭和二十×年，正如村里的长辈所流传的话，事件有了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，八墓村又接连发生了一连串诡异的凶杀事件。这次的事件和前两次突发的疯狂事件不一样，案情波诡云谲、扑朔迷离，没有人知道真凶是谁。八墓村再次笼罩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之中！

故事即将展开，读者或许会认为这段序章太冗长，但是我必须向读者声明，若不说明故事的来源，恐怕读者会看得一头雾水。以下各位所读的内容，是故事里面一位至关重要的人所记述的，至于我如何取得这本手札，由于与这篇故事无关，也就不在此叙述了。

第1章

身世之谜

距离从八墓村回来，时间已经过去了八个月，我的身心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。

现在，我能够这样坐在神户西郊山丘顶上的书房里，眺望着如彩图般的淡路岛，悠闲地吸烟，平安无事地活着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我经常在小说中看到这样的描述：由于惊吓过度，有人一夜之间头发全白。刚才我将书桌上的镜子拿起来打量了一下自己，经历过那种毛骨悚然的体验后，头上的白发居然没有明显增多，不禁令人感到好笑。当时我曾经几次处于生死关头，事后回想起来，那时只要稍有闪失，或许早就尸骨无存了。

如今我不仅平安生还，而且活得比以前还好，不，应该说得到了连做梦都没想到的幸福，这得归功于金田一耕助的力量。如果不是这位一头乱发、说话慢条斯理、个子矮小的神奇侦探适时出现，我这条小命恐怕早就不保了。

事情解决后，我们正要离开八墓村时，金田一耕助对我说：“世上很少有人能够像你一样经历过这么恐怖的事件，如果

换成是我，我会将这三个月的经历记述下来，作为一生的纪念。”

当时我回答他：

“我正好有此想法，趁着记忆犹新的时候，将这次事件的始末巨细无遗地记述下来，尤其是要向世人赞扬你的智慧和功劳。除此之外，我没有更好的方法报答你。”

我真的很希望尽可能早日完成这个承诺。

由于那三个月的经历实在太恐怖了，从未写过文章的我一直不知道从何处下笔，对金田一耕助先生的承诺才会拖延到现在才开始兑现。

另一个原因是，由于我的生活步调变缓慢了，好不容易才恢复健康。最近做噩梦的次数少了许多，身体状况也很不错，虽然我对于写作依然没有信心，但是想想我又不是在创作小说，只不过是一字不漏地记述自己的特殊经历，便当它是一种纪实报告，或许离奇、恐怖的事实可以弥补我写文章的拙劣。

八墓村——喔，回想起来，我就禁不住一阵颤栗，多么令人厌恶的名字！多么令人生惧的村落啊！还有那梦魇般的恐怖事件！

八墓村——直到去年二十七岁以前，我连做梦都想不到世上有这么一个村名诡异的村庄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居然跟这村庄有重大的关系。我隐约知道自己大概是冈山县人，但究竟是冈山县的什么郡或什么村出生，就不得而知，也不想探究。

自从我懂事以来一直住在神户，对乡下一直没有丝毫兴趣，况且我母亲没有半个乡下亲戚，在我面前也绝口不提故乡的事情。

啊！妈妈！直到现在，我眼中依然可以清晰地描绘出你去世之前的容貌。幼年丧母的男人对母亲的感受，恐怕都跟我一样吧！在这世界上，没有人比我母亲更漂亮的了。妈妈身材娇小，身体各部位的比例都很均匀；瘦小的脸庞配上匀称的五官，就像

漂亮的搪瓷娃娃一样；小巧的一双手，跟我孩提时候的手一般大小，终年都忙着为人做针线。妈妈不太说话，也很少外出，但是当她一开口，就流露出语调轻柔的冈山腔，像音乐一般，轻快地在我耳边飘荡。

当时我幼小的心灵最感到痛苦的就是，这么温柔娴静的妈妈，为什么一到半夜时分，就好像受到恶魔侵袭一般，从床上坐起来，表情惊恐，快速地说些我听都听不明白的事情，随即不断地用头撞击枕头痛哭起来。我被妈妈惊醒后，看见养父一直摇晃妈妈的身体，叫唤她的名字，依然无法使她清醒。妈妈不断地哭泣，最后哭累了，倒在养父的怀中睡着了。这时候，我的养父便会彻夜拥抱着妈妈，轻柔地安抚她……

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我就非常感谢养父，虽然几年之后曾经因为和他意见上的冲突，一怒之下离家出走，最后连和解的机会都没有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实在感到遗憾。

养父名叫寺田虎造，是神户造船厂的工头，年龄和妈妈相差十五岁。他的体形高大，有张绛红色的大脸，乍看之下好像凶神恶煞一般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他的确是位心胸宽大的好人。

母亲为什么会跟这个人在一起，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明白，但是他非常疼爱妈妈，也很疼我。知道他是我的养父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，因为户口簿上清楚地写着我是他的小孩，所以我的名字依然还是寺田辰弥。

但是有一件事一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，我随身带着的护身符里，有一张妈妈为我收藏的脐带书，上面明明写着我是大正十一年出生，而我，却变成了二十八岁。

有关年龄的问题先搁在一边，妈妈在我七岁的时候过世，从此之后，我前半辈子最幸福快乐的日子倏然中断。不过，这并不表示我往后的生活很悲惨。

妈妈死后的第二年，养父再娶了新太太，她和妈妈不一样，

身材高大，性格开朗，爱说话。前面我曾经提过养父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人，妈妈死后，他便负起养育我的责任，供我上学，直到商校毕业。

但是，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，感觉上好像欠缺了什么，就好像一道菜，看上去没什么差别，吃了之后，才知道欠缺重要的调味品。再加上新妈妈的小孩一个接一个地出生，她虽然不曾对我感到厌恶，但两人之间却总有一股淡淡的隔阂。商校毕业那一年，我和养父大吵一架后，便离家出走，搬去与朋友住在一起。

往后的日子没什么特别的变化。当时的年轻人只要体格正常，就会被征召入伍，我也不例外。二十一岁那一年进入部队，立即被派往南方，过着暗无天日的军旅生活，好不容易战争结束，第二年即复员返乡。

回到神户，满目尽是轰炸后的残骸断垣，我此生惟一可以依靠的养父家，已经被无情的战火摧毁，养母和弟妹们也不知去向。我四处打听，才知道造船厂遭到空袭的时候，养父被炮弹的碎片击中不幸身亡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以前上班的那家公司也倒闭了，何时会东山再起已不得而知。

在走投无路中，幸好过去的一位老同学介绍我到一家战后新成立的化妆品公司上班。这家公司的业绩并不特别好，但也不至于支撑不下去，至少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，我可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开销。

如果不是因为发生那件事，使我灰色的人生加入一点红色的色彩，或许我现在还过着穷苦平凡的日子。但也因为这件事使我一脚踏入目不暇接的离奇冒险、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世界里。

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去年（昭和二十×年）五月二十五日，早上大约九点左右，我刚到公司，课长就把我叫到他面前，盯着我的